

南齊書卷五十八

南齊書三十八

梁

蕭

子

臣蕭顯

子顯撰

撰

列傳蕭景先

蕭蕭赤斧蕭赤斧

子穎胄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為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為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欵暱世祖為廣興郡



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  
逐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  
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  
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  
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  
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  
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  
爲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  
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

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  
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頌跋屯汝南洛州刺  
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  
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  
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  
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千餘年以吾當之豈  
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  
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  
世祖卽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  
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



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超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

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



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  
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  
勞動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  
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  
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  
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  
少長義兼勲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  
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勲戚子  
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

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  
郎司馬虜勳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  
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  
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  
之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  
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  
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  
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  
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



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  
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  
許改除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  
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於  
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  
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  
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校尉  
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  
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  
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  
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  
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加惋惜  
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  
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  
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  
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  
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



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中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以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榆牛上慕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

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卽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兖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



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

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畢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旣唱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



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  
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  
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  
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  
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  
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  
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  
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  
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  
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

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隆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  
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  
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  
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  
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讐  
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  
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  
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  
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  
虎臣竝勳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



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  
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  
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  
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  
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  
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  
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  
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疎  
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  
以騁淫濫台輔旣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

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  
宮女千餘裸服宣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闔肆之  
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  
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卽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  
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九族內  
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竭  
不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  
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阡危三才莫紀大  
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



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  
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  
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  
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  
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  
主龐勳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史輔國將  
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  
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闞文輔國將軍  
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  
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  
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  
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  
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  
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  
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  
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  
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喬  
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



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旣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

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曠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剋巴陵仍向湘州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



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  
帝卽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進穎  
冑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  
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  
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  
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  
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冑爲侍中尚書令假  
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  
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  
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

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  
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  
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  
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  
子瓚拒義師穎冑遣汝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  
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  
未安穎冑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  
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  
冑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修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  
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據



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尅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益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修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

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瑣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瑣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瑣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荊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



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  
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  
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  
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升旣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  
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  
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  
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  
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  
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  
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邁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

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  
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  
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  
勲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  
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  
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  
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秘  
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  
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  
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



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闢屯夷載形心事朕  
膺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  
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  
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  
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贈  
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竝以戚族而爲將相  
夫股肱爲義旣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  
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  
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  
績機識弘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列傳第十九

南齊書三十八



南齊書卷三十八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蕭穎胄傳至是以爲嘉祐殿○祐南史作福  
廬陵人修靈佑○靈佑南史作景智



南齊書卷三十九

南齊書三十九

梁

蕭

子

臣蕭顯

子顯撰

撰

列傳劉瓛

劉陸瓛

弟瓛

陸

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引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間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



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衰矣薦爲秘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  
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璪素無宦情自此不  
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  
袁粲誅璪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璪入華林  
園談語謂璪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璪對曰陛  
下誠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矣旣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  
自過人敕璪使數人而璪自其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  
用璪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璪曰上意

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  
博士便卽後授璪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  
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  
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璪  
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璪終  
不就武陵王暉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璪爲暉講除會稽  
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司徒記室璪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敕使恭召會當停  
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  
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



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  
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  
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縵縷或  
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  
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兔不重加於首每謂  
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  
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  
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  
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  
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

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  
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  
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  
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  
而入楚美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  
之遺蹤旣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  
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瓏姿狀纖  
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



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  
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  
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  
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  
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  
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  
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  
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  
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

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諡曰貞  
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  
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  
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鐘  
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  
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爲然仲熊歷安西記室  
尚書左丞瓛弟璡

璡字子璡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  
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  
軍建元初爲武陵王畢冠軍征虜參軍畢與僚佐飲自



割鵝炙璉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

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綬遠將軍襄



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

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秘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秘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讐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秘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秘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



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  
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  
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  
者謚彈在今龕鬻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  
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  
今遐所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  
繩方當追請素食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  
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  
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  
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

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  
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  
左丞羊玄保又彈兖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  
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  
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  
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  
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  
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  
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  
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



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秘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為秘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為輔國將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閒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

異傳二字跋

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眾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



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

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其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



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  
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  
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  
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蘓  
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  
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  
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  
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  
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  
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

遂字缺

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  
書相往反後又賤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  
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况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  
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  
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  
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  
洙泗旣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  
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



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  
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  
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  
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  
家晉世以立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  
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  
爲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  
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  
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

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  
追劉歆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  
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  
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  
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璉居閭  
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徐令上文疑



南齊書卷三十九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陸澄傳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  
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南史無異聞殊旨  
二句臣承蒼按陸澄言王弼注易異乎儒學而王儉  
答之如此自唐孔穎達作正義專取弼書而康成之  
說遂廢矣

史臣贊彥淵書史疑問窮稽○臣承蒼按彥淵當是王  
摛字齊書無摛傳南史附摛於王湛傳後不載其字  
有云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此云  
疑問窮稽想必謂摛也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

南齊書四十

梁

蕭

子臣蕭

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二十五  
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  
隨世祖在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  
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  
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  
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  
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

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旣非詳慎  
懃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  
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盼左右叱  
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過津埭恐喝傳郵破崗  
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  
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  
出變無窮旣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  
督先訶疆寺却攝羣曹開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絳標  
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  
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



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諾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筆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狃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旣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

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冬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箏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卽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



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  
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  
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  
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  
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  
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  
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  
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  
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  
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  
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  
峻察負罪離譽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  
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  
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  
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  
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  
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負絕一垂  
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



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  
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  
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  
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  
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  
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  
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廣殿稠  
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旨亟見地孽亟  
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縑纈雖賤  
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

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  
在哀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  
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  
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  
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  
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  
七百猶求請無地榷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  
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



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  
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  
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  
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  
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  
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  
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  
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

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  
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  
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  
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  
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  
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  
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  
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五年正  
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  
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



僧講語佛法造經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尊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騫外野交待疎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欵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旣反命

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



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  
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  
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  
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  
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  
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  
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  
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  
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  
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  
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  
峻察負罪離譽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  
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  
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  
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  
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  
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負絕一垂  
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



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  
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  
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  
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  
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  
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  
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瑰陛廣殿稠  
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旨亟見地孽亟  
臻民下妖訛好生嚙啗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縑纈雖賤  
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

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  
在哀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  
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  
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  
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  
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  
七百猶求請無地種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旣不兼兩回  
復遷貿曾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



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  
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  
未上許以申原究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  
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  
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尚均沃實  
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  
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俟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  
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

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  
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  
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  
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  
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  
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  
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  
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  
位司徒給班劔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  
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



僧講語佛法造經俱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尊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驚外野交待疎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欵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旣反命

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



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  
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  
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  
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  
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  
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厲身奉法實願聖躬  
康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  
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顛顛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  
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

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  
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  
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  
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  
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卽實上啓  
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  
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  
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  
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  
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



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

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諱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歛以



哀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恫情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憇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

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



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與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以事荅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

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麴騰中得其事迹昭胄  
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  
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  
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卽位爲持節都督  
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  
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

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  
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  
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  
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  
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  
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  
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  
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  
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



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卽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卽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

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盾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



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  
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  
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  
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  
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  
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  
脩之曰旣以降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  
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  
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  
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羣小勅

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  
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  
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  
諧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  
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  
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  
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衝天等  
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畧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  
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  
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



具如前啓臣罪旣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曇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

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日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疑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韞矢倒戈歸罪司戮卽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虜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



南齊書卷四十一 及傳  
精  
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藪之容薄申封  
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  
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  
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  
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  
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  
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  
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  
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

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  
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  
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  
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  
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  
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  
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  
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



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林卽位卽本號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別子懋謂曰朝

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其兄子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益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益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

報字下其上  
關格



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畧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

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卽問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卽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



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  
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  
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  
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  
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  
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  
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  
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

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  
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  
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  
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  
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  
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  
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  
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



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  
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  
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  
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  
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  
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  
王二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  
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  
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  
者咸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  
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  
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  
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  
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  
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  
林卽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為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貴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齡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指紳傍絕交友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習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朝出闔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  
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  
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  
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  
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  
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卷四十

南齊書四十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魚復侯子響傳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  
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臣祖庚按南史子

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與此  
互異通鑑考異曰蓋蕭子顯爲順之諱耳注云順之  
梁武帝之父蕭子顯仕梁朝而作齊書故言其爲順  
之諱也又按帝紀作巴東王通鑑同蓋魚復巴東屬  
邑是時貶爲魚復侯也

豫章王嶷上表○臣祖庚按表文與南史所載繁簡互

別



微列韋韞之容○韞汲古閣本作韞旁注雍本作韞  
先是貶爲魚侯○南監本無先是二字  
晉安王子懋傳阮報其兄子瑤之爲計○兄南監本作  
同產弟南史亦作同產弟  
不如法卽問事○問事南監本作周章  
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南監本無及字汲古閣  
本無級字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一

南齊書四十一

梁

蕭

子

臣蕭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策融十二

張融顯周顯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祿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  
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  
麈尾扇遺融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  
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  
覬錢帛融獨覬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  
溪令從叔承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







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  
 道之所經焉茗茗帶帶窅窅翳翳晨鳥宿音於東隅落  
 河浪其西界茫茫音汴河汨音硯音漫音桓音踞委岳  
 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律音礪音窳音嶽音嶽音架  
 石相陰陰嶺音隨隨橫出旁入崑崑音磊磊若相追而  
 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  
 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巖昭  
 春而自華江淙音泊泊音深音巖拍音嶺觸山礪石汗  
 澗音各音澗音況音朗音礪音於音澗音阿音流柴礪音五音感音吼音屈音頓音  
 浪低波磔音交音硖音江折嶺挫峯窄浪礪音郎音陪朋山相

碇音合音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礪獸門象  
 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蒐却瞻無後向望行前  
 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  
 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  
 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  
 里無文山門幽暖岫戶益益九天相掩王地交氛汪汪  
 橫橫音沆沆音浩浩音淬音潰音潰大人之表決音蕩音君子  
 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隕若乃漉  
 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  
 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囉音鱗音鮪音鮪音鮪音

乾隆四年校刊

蘇詩卷四十一

蘇詩

三







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立裾於雲帶筵秋月  
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  
樹過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  
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阨於陔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糝網  
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礫去角岸而千里  
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  
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  
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瑯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續瑠璃竦華丹

籠字韻

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于日月淹漢星墟滲河  
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  
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  
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  
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克形雖萬物之  
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  
有非膠有於生未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  
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  
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  
恬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



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  
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  
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  
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  
中第爲尙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  
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  
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  
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

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  
領事劉劭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劭不融議宜哭於是始  
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  
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  
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  
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立謀所錄將殺之立謨子  
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  
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  
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  
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



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  
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  
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  
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尙書王僧虔書曰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  
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  
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  
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  
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  
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

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  
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  
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  
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  
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尙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尙書  
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  
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  
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竝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  
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



難問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酪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

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

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



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克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族祖朗所知解

謁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顥顥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顥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顓言之於  
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  
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  
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粗杖被錄稽顙  
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  
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  
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  
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

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  
文惠在東宮顓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待殿省  
復見賞遇顓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  
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  
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曰此義  
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  
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  
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



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  
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  
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  
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  
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  
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  
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

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  
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  
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  
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  
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  
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  
食蚘蠮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岍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蚘  
蠮眉目內關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



不榮會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  
克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阮議大怒屑兄黠亦  
遁節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  
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  
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  
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  
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永彼就冤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

矜歎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喙飛行人應憐悼況可  
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  
肉揣毛以挨枝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思事豈  
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  
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  
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  
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  
晝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



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  
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  
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顛卒官時會  
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姿然後  
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  
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  
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  
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  
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一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張融傳九天相掩王地交氛○諸本同按王疑作五

周顒傳量肉揣毛以挨枝剝○挨南監本作俟枝疑作

披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一

南齊書四十二

梁

蕭

子

臣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第三

王

晏

蕭

譔

蕭坦之

江

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  
祕書監宋大明末晏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  
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  
王變為郢州晏為安西主簿世祖為長史與晏相遇府  
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  
祖鎮益城上時權勢雖重而眾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爲上  
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  
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  
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  
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宦多歷  
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  
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  
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

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  
王嶷尙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  
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  
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  
終以舊恩見寵時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  
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  
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  
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欲  
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  
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



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

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尙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間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傖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



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  
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  
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乏班  
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畧疵瑕遂升要重而輕  
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  
容十手所共指旣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  
年載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  
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登  
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  
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

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劔客成羣弟詡凶愚  
遠相辱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  
粲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能  
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  
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爲其  
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昔漢  
后以反辱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况無君之心旣彰陵  
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  
國典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  
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



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尙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立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謚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王參軍謚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謚於

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謚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尙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謚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謚口啓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謚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謚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卧疾延昌殿敕謚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謚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  
委信謚謚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謚還乃安轉衛  
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  
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謚及蕭  
坦之遙進乃得聞達謚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  
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謚親要日久衆皆憚  
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謚其  
見信如此謚性險進無計畧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  
齋內仗身素隸服謚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

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  
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特進爵衡陽  
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謚爲揚州及有此  
授謚恚日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  
謚作區筋者謚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  
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謚  
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謚及尚書令王  
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謚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  
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謚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  
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



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餽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日  
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  
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  
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  
明之季曲頌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  
兼隆內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  
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  
耻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  
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  
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

互爲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旣重爵列  
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後改而豺狼  
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  
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  
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  
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  
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  
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  
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  
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



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誕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誕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

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勲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輒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誕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



謚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竝應還都謚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謚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謚遑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

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二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從東治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瘞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



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徒右長史祐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灑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祐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

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祐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誅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誅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



年祜入帝喜以示祜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祜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祜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祜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祜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泰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

軍祜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祜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祜議欲立江夏王寶立劉暄初爲寶立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立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鷺不煩復此寶立恚曰舅殊無涓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祜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祜祜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祜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祜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



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祐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廡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

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祐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祐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眇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  
三十一  
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南齊書卷四十二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晏傳字士彥○南史作字休默一字士彥

漸見親侍○侍汲古閣本作待

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臣宗萬按明帝本紀

四年正月丙辰晏伏誅通鑑考異曰丙辰正月二十

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

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蕭謚傳謚於太祖為絕服族子○通鑑謚世祖之族子

也與此異

仗身執還入省○

臣祖庚

按通典唐制鎮戍之官給仗



身其人眠鎮戍之上中下為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  
仗身職員通鑑注云仗身執仗之衛士也

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臣祖庚按通鑑注云謹為南徐

州誕為司州所謂二州也謹封衡陽郡公誅封西昌

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

蕭坦之傳以勲直為世祖所知○臣祖庚按通鑑云嘗

為東宮直閣為世宗所知注云既為東宮直閣則從

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閣將軍據此則祖字訛也

並應還都○汲古閣本作遷都尉

江祜傳父德隣○南史作德麟

領南昌太守○臣承蒼按齊世無南昌太守之官南史

作領南平昌太守

舅殊無渭陽之情○臣承蒼按渭陽之詩言甥之致情

於舅也後人多反用之南史晉安王子懋傳不意渭

陽翻成梟鏡亦以渭陽為舅氏之稱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三

南齊書四十三

梁

蕭

孚蕭

顯顯

撰

列傳第<sub>江</sub>四

江

<sub>謝</sub> <sub>王</sub> <sub>敬</sub> <sub>遠</sub>

何昌寓

謝

瀹

王思遠

江斡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為太子劭所殺斡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斡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



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敦庶祖母  
王氏老疾敦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  
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  
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為衛軍重敦為人先  
通音意引為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  
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  
吏部郎太祖即位敦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  
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敦出繼從叔恣為從祖淳  
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  
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

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敦一人傍無眷屬敦  
宜還本若不欲江恣絕後可以敦小兒繼恣為孫尚書  
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隆禮之始  
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敦還本家詔使自量立  
後者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  
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敦藏此客而  
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敦若能治  
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為豫章王太尉  
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敦好文辭  
圍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



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  
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  
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  
曰江敦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  
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待中  
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敦常啓吾爲其鼻中  
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  
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  
皆被召入宮敦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  
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

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禧啓  
遵敦令讓不受詔曰敦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  
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諡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灑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  
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  
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  
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  
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  
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



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  
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  
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  
懃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  
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  
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闕曲言  
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  
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

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  
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  
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  
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  
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  
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寃寃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



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

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微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



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

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



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藩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藩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藩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

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藩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藩聞孝悌母訴乃啟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藩官藩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藩藩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藩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藩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  
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  
晏初得班劔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  
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  
公事稽晚瀹輒代為啟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  
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  
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  
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

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海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瀹撰  
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  
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  
柄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  
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  
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  
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  
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為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



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  
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  
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立卒思遠  
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  
遠及吳郡顧暲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吳郡世祖  
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  
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  
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畧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  
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  
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  
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  
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旣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  
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  
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  
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  
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



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

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旣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旣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嵩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



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為江州長史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為上藝成為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

南齊書四十三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何昌寓傳明帝遣徐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臣

祖庚按南史明帝使裴叔業賫旨詔昌寓令以便宜

從事叔業傳無此事又按通鑑從齊書作徐玄慶據

此則南史誤矣

謝瀹傳肫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臣宗萬按尺牘

謝肫與弟瀹書曰今致數斗酒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與此小異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四

南齊書四十四

梁

蕭

子

臣蕭顯

子顯撰

撰

列傳第徐孝嗣

徐孝嗣文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竝為太子劭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鞅為治書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



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克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

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立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齊講及衆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



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勲進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竝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墘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畧可見但求之



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

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惶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



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  
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  
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  
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  
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  
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  
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  
匡翼之誠無聞諂黷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

此下缺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  
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  
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  
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  
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  
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  
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  
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赭圻平爲宣

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江北司馬廣  
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  
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  
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  
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  
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  
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  
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  
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  
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



之先爲景和銜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畧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足委以邊事文

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卽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



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白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畧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丞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丞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

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竝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宮縣廨爲天子宮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



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  
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疑曰宋明初九州同反  
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  
討賊衆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  
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收  
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  
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  
震肅天福善馬稍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  
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慙于王畧  
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

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  
赤奮等縣為首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  
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  
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  
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  
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為劫所  
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  
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  
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



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  
鸞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文季固讓會  
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  
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  
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  
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曰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  
世稱其應對尤善箠及彈棊箠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  
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  
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  
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

單景儁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  
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  
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  
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  
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  
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  
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  
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  
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



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畧有剛氣昇明

善字下空一格  
接累字

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畧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畧於城內昭畧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



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為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畧實重戰守若夫克國耕殖用殄羗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與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綿塏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汗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

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畧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始為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為舟等溺在運同消

列傳第二十五

南齊書四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沈文季傳執昭畧於城內○

臣承蒼

按遙光以建武二

年進號撫軍將軍昭畧是時爲撫軍長史不容有見  
執之事若被執則勢須防禁亦不能潛出還臺矣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